



CAMBRIDGE ESSAYS ON EDUCATI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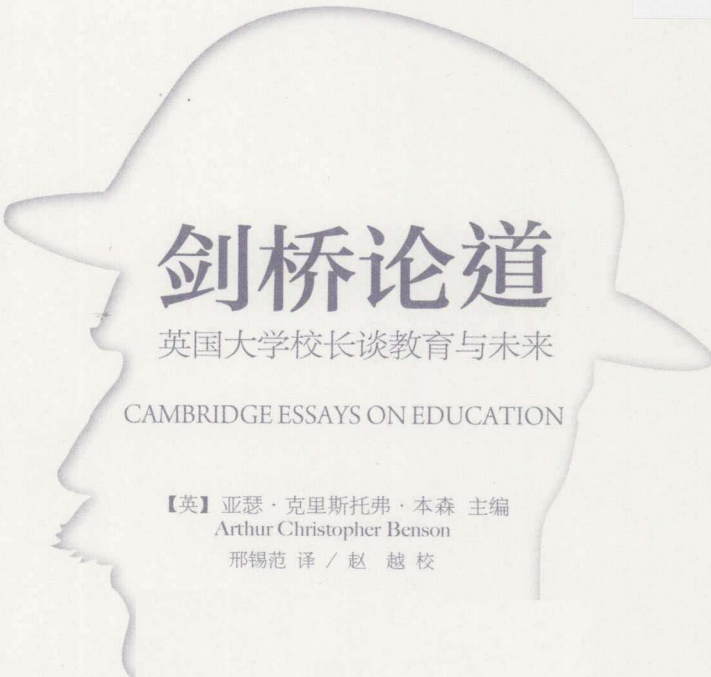
剑桥论道

英国大学校长谈教育与未来

【英】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 主编
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

邢锡范 译 / 赵 越 校

A.C. Benson



剑桥论道

英国大学校长谈教育与未来

CAMBRIDGE ESSAYS ON EDUCATION

【英】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 主编
Arthur Christopher Benson

邢锡范 译 / 赵 越 校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剑桥论道: 英国大学校长谈教育与未来 / (英) 本森 (Benson, A.C.) 主编; 邢锡范 译. — 哈尔滨: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15. 3

ISBN 978-7-5316-7788-8

I. ①剑… II. ①本… ②邢… III. ①高等教育—研究

IV. ①G6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62999号

剑桥论道: 英国大学校长谈教育与未来

JIANQIAO LUNDAO: YINGGUO DAXUE XIAOZHANG TAN JIAOYU YU WEILAI

作 者 [英] 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 著

译 者 邢锡范 译 赵越 校

选题策划 宋舒白

责任编辑 宋舒白

装帧设计 Lily

责任校对 张跃平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浪微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众微信 heilongjiangjiaoyu

E-mai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 话 010—64187564

开 本 700×1000 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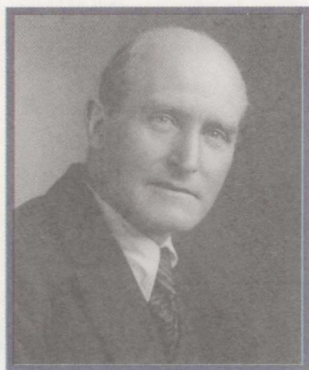
印 张 15.5

字 数 150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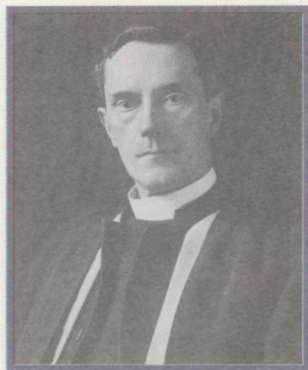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5年6月第1版 2015年6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7788-8

定 价 36.80元



J.L. 佩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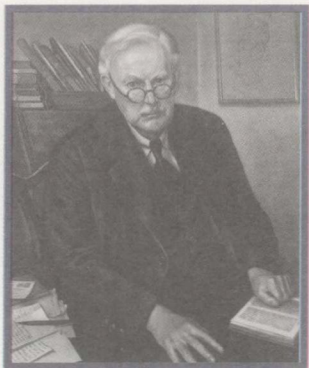
威廉·拉尔夫·英奇



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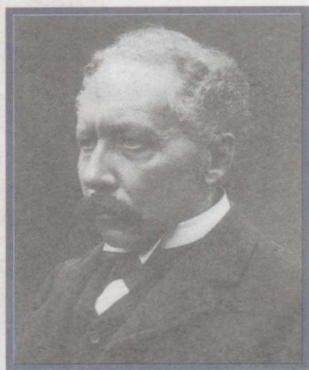
W.W. 沃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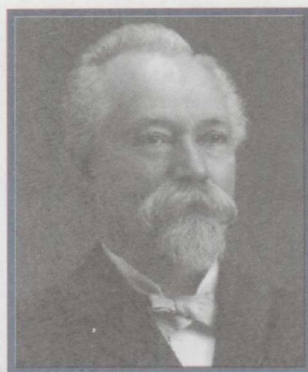
A. 曼斯布里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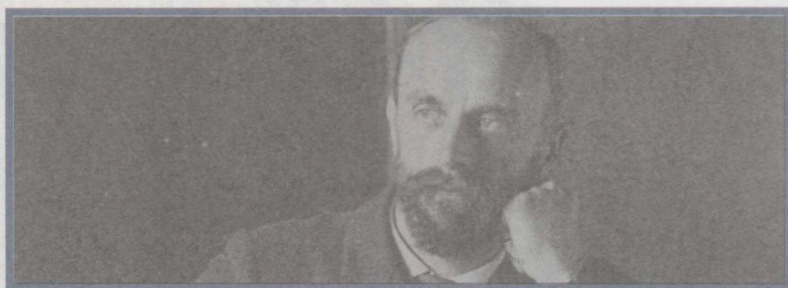
诺埃尔·史密斯（左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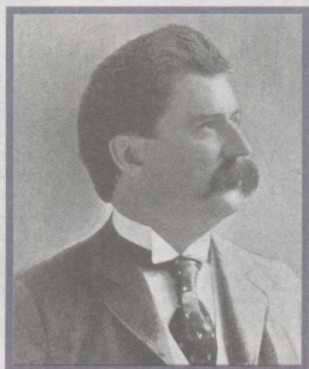
W. 贝特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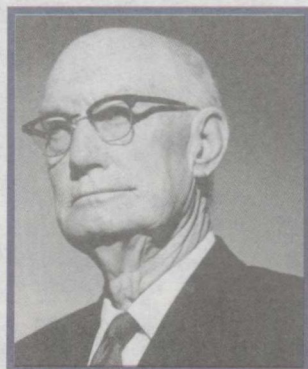
F.B. 马利姆



J.H. 巴德利



J.D. 麦克卢尔爵士



弗兰克·罗斯科







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佩皮图书馆



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学堂



威灵顿学院

序言

通过出版一本论文集，来阐述教育的原则和潜在目标，这项计划是由大学出版社集团理事会提出的。他们似乎希望这本书不仅具备实用性，还应该具有相当的趣味性，因此将这项工作交给我来完成——由我牵头成立一个编委会，并且由我本人担任编委会的秘书和执行主编。

我们一直都有这样一种想法：在这样一个教育事业快速发展并发生剧烈变革的时代，非常有必要征询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师以及教育管理人员的意见，同时听听他们在教育理论和教育目的等多个问题上的见解，因为很多问题表面上是无法看出来的，需要从更深的层次上进行剖析。

对当前的一些实际问题进行讨论似乎还不是最迫切的。目前，写书是一件很时尚、也很平常的事情——很多人都在竭尽全力地做这件事；如果说二者有什么区别，其实就在于文集编选的风险，它需要组织者具备高超的预见能力和智慧。此外，以往强制开设的那些古典课程现在已经弱化，其结果是虽然没有导致完全的自由，却也形成了一种趋势；对某些科学爱好者来说，这种趋势就是简单地用必修的自然科学课程来替代一些必修的文学课程，但是，真正应该重视的问题是：是否应当尽可能地减少必修课程，是否应当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挖掘、培养学生的才能和能力方面。对于这样的关注，我们表示支持。

我们试图尽量回避目前一些争议性话题，劝说我们的撰稿人尽可能地按照“教育”这个专有名词的现代含义来明确地说明教育的观点和目标。我们并不想密谋、策划或推动任何的教育活动，也没有任何改变别人看法的企图。我们的计划是，首先确定一些当代最为紧迫的教育选题，然后邀请专家和学者分别进行讨论，然后向不同的作者发出邀请，最后尽可能地让他们自主地选择某个选题为我们这本书撰稿。我们希望他们能够最坦率、最客观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至于论文的写作计划、论述方法和写作范围，我们并没有对他们做过任何引导；而我作为执行主编所承担的工作，就是对一些小细节提出建议，以及督促撰稿人抓紧写作并按时交稿，或者在个别词句上做一点修改。令我们感到欣慰的是，很少有人会拒绝或是推托我们的约请。撰稿人总是会随时对我们的要求作出回应。他们按照自己选定的论述方法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基本上没有带着任何的偏见。

借此机会，我们还要向所有帮助过我们的人表示感谢，尤其是布赖斯子爵，他慷慨地资助了我们；还有教育界一些人士，他们对此书的策划和出版送上了诚挚的祝福。

亚瑟·克里斯托弗·本森

剑桥大学莫德林学院

1917年8月

导言

詹姆斯·布赖斯子爵（詹姆斯·布赖斯，James Bryce, 1st Viscount Bryce, 1838—1922），英国自由党政治家、外交家、历史学家、功绩勋章获得者。民国时期，他的名字被翻译为白赉士。主要著作有《神圣罗马帝国》《美国、利坚合众国》《国际关系》。

处在这样一个令人焦虑不安的时代，不满的情绪在滋长，如果这种情绪让人们相信：伟大而又广泛的经济变革和社会变革是必需的，那就会存在这样一种风险，即人民和国家很有可能仓促地采取行动，在短时间内匆忙制定出一些看上去大有希望的新计划。之所以会这么做，就是因为这些计划都是全新的，能够作为一种应急手段或权宜之计，人们看重它表面的实用性，因此抓着它不放，但却忘了一点：所有切实可行的计划都应该建立在普遍性理论的基础上。在这种时候，就特别需要人们通过辩论来重申和强化合理的原则。就这些原则与教育的关系来说，出版这本论文集的目的就是为了唤起公众对这些基本原则的重新考虑。这些原则涉及教育理论的多个领域。充分、清楚地阐述这些原则，那是思想家们的工作，他们具备专门的技能，又有充沛的精力，而我只不过是简要地针对一些论题进行介绍，这倒是挺适合我这样的懒散之人的。这本书中的论文的作者都具有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的知识，

他们的远见卓识远远地超过了我。而我所做的就是针对目前的教育问题发表一些零散的评论。

具有普遍性的教育问题有很多，其中最大的一个就是如何为全体国民提供基本教育。现在，这个问题已经远远不像50年前那么紧迫。1870年颁布的教育法以及随后颁布的强制入学条例，已经完成了它们的历史使命。现在，我们需要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当然，在某些方面数量也是必需的。孩子们应当在学校里多读几年书，小学毕业后，他们应该继续接受更高一级的教育。但更主要的是，我们应当改善目前的教学条件，这当然也意味着，我们要确保教师得到足够的收入，增加他们的薪酬，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让他们过上舒适的生活。

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从这个国家的孩子中筛选出才智出众的苗子，然后通过适当的训练，以最大的效率将他们培养成栋梁之才。优秀苗子的筛选是教育组织和教育机构的事。小学教师也应当参与选拔工作，将最合适的学生送进中等学校。如果这些教师自身的素质够高，能够圆满地完成这些鉴别任务，那么这个过程就会变得非常容易。应当如何来训练这些被筛选出来的优秀苗子呢？这个问题可能会让我们陷入纠缠不清的争论中——比如各种不同教学科目的教育价值。因此，我在这里并不想对这个问题做出任何评述。我衷心地希望，大家能够深思这样一个问题：一流的人才对于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重要性。每个国家的国民中都拥有一定比例的优秀人才，他们拥有超群的智力、勤奋的精神以及人格的力量，适合担任各个领域行动中思想上的领导者。这部分人所占的比例当然是很小的。但是，有些地方的条件是不利于能力的培养的，那么我们就把这些不利因素找出来，然后把人才放到有更好成长机会的地方去。如果这样，优秀人才的比例也许就能够得到提高，就像是将小树苗从阴冷干燥的地方移植到阳光明媚、雨水充沛的地方，

那么小树苗很快就能长成参天大树一样。不过，我想说的并不是那些特别伟大、最具智慧的领袖人物，因为一代人中这样的人或许只有那么四五个，他们要么能够具有重大发现，要么能够改变思想潮流；我想说的那些人，虽然算不上是一流的人才，但也很有能力。假如获得公平的机会，他们的能力和素质同样可以很快地成长，并获得与这些能力和素质相当的地位，从而有效地服务社会。这些学生一旦成年，不管是在商业经济领域，或是政治领域，还是行政管理领域，都会成为这个国家最具活力的群体，不管他们从事什么职业——也许是需要发挥抽象思维能力的工作，也许是从事文学创作，或是搞科学研究，或是做管理工作；30年后，当他们达到人生最具活力的阶段后，他们或许还会积累起相当的财富。我们需要这样的人，越多越好，不过要想在学生中找到这样的苗子，那还是需要花费一番气力的。

很多思想持续不断地应用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却始终无法与我们不断增长的人口、不断增加的财富和不断增强的责任意识保持同步的节奏，无论是在图书馆、研究室、实验室，还是在工厂车间、会计室、会议室，都是如此。现在看来，一个伟大的国家面临的问题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但指导我们的思想却显然跟不上形势。我们这个国家（英国）在紧急情况下会过于依赖我们的能量、勇气及适用的谋略，但是这样一来为积累知识而做出的努力通常就会被忽视，更不会去考虑如何才能让知识得到最有效的应用，这一点本应在行动之前和行动之中就考虑好的。幸运的是，这一缺陷是可以弥补的，尽管我们想要的——大自然所赐予我们的品质都是不大容易矫正的。一个人不论多么的精力充沛，他口头上的“效率”可不是匆忙之间张张嘴就可以凑合过去的。这是忍耐的结果，是对所要处理的论据进行确认和做出思考的结果。

古代的许多哲学家——尤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几乎一致认为，

拥有最优秀头脑的人应该得到最好的照顾，他们不仅应该掌握领导权，还应该被授予控制权。这种观念的确有些过分了。他们的理想——实际上也是古希腊大多数思想家的理想——是让广大群众像军人一样保持勇猛和纪律性，因为这是捍卫国家所需要的，而少数被选中的精英，则会被培养成为品德高尚、知识渊博的人物。在中世纪，权利和等级属于贵族和神职人员，教育的理想带有一种宗教色彩，而且教育受到了极大的重视，因为它的目的是培养人们对于教会和纯正教义的忠诚——即便是对未来的世界，也能够产生一种幸福的憧憬。在我们的时代，教育的理想不仅仅变得庸俗化，也变得物质化了。现代的平等主义已经让古人的观点变得不可置信，教育的目标再也不单单是为国家培养少数精英或者贤明善良之才了。现代人的目光不仅仅锁定了这个世界，而且还锁定了这个世界的物质、权势、领土的获取、工业生产、商业、金融以及各式各样的财富和繁华。曾经有一段时间，人们对于知识不太尊重——这种状况在中世纪变得尤其严重，并一直持续到了18世纪。在某些国家，比如我们的国家，有人估计，教育和培训所取得的成就远远低于古人的标准。然而，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已经见到了两个突出的例子，这足以说明他们的估计并不太准确。想想吧，在漫长的几百年里，某些理想和行为准则的影响力持续不断地受到日本人的拥护，从而促使他们全力地向国民灌输一种忠诚于君主的情感，激发人们的“武士道”精神；而在欧洲，即使是在君主政体和骑士制度最为鼎盛的时期，也没有达到这种程度。想想吧，德国人仅用了短短两代人的时间就让为国奉献的精神变得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无穷的、无所不能的、令人神魂颠倒的力量，甚至成功地取代了道德，抑制了个人行为。至少在第二个例子中，我们似乎可以认为，不停地鼓吹和传授某种理论，是努力开展教育的一种错误的结果，因为这种理论不仅使国民的道德观念元气大伤，同时也降低了国民的独立性和个性。但是教育至少在

其中展现出了自己的力量。

至于被我们称为拥有最优秀头脑的人，如果我们所探寻的目标有三个的话，那么此时此刻，我们或许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个教育的理想。但是，我们真的能找到一个公正的理由，进而充分陈述这样的教育理想吗？

第一个目标，是培养科学领域与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就算他们不能成为发现者，也要成为探索者。

第二个目标，是培养社会活动的领袖人物，我们不仅要看他们是否拥有进取、勤奋的精神，而且还要看他们是否具备这样一种能力——不论做什么样的工作，都能够习惯性地将自己的思想意识和知识完完全全地应用到其中。

第三个目标，是培养人们的品位和欣赏习惯，使人们能够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享受乐趣。

许多道德家或伦理学者，无论是古人还是现代人，都给了“享乐”一个坏名声，因为他们看到，最诱惑人的、对任何人都有极强吸引力的享乐主义思想往往会让人变得过度放纵，是一切罪恶的源头。可是，人们需要拥有乐趣，也应该得到乐趣。引导人们摆脱比较危险的享乐思想的最好办法，就是教育他们学会享受更好、更高级的乐趣。此外，知识分子那种比较平静的乐趣能够给他们带来安宁，这是持续工作的人所需要的一种良好的健康状态。

遗憾的是，相当多的可以提供乐趣的源泉被人们忽视了，或者没能得到应有的评价。如果说我们一直遵循的教育思想有什么失误，那么一部分原因也许就在这里。假如古典语言的捍卫者们更多地强调他们所提供的乐趣，而对一些他们所认为的实用性则较少提及，那么某些学习的形式或许早就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提倡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的人已经详细叙述了用语法进行智力训练的价值所在，并争辩道，培养一种好的英国风格，最好的办法就是了解古代的语言，但是很多反面的例子却对这种看法表示怀疑。事实证明，确